

秘

清

清宫二年记

德龄 著
顾秋心 译

清宫秘闻纪实丛书



闻

宫



清宫二年记

德 龄 著
顾秋心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(粤) 新登字 17 号

清末政局回忆录·清宫二年记

德龄 著

终审：成平

责任编辑：赵洪林

封面设计：鲍金星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(珠海市吉大园林路文联 3 楼)

电话：3332821 邮政编码：519015

总经销：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

印制：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张：13 字数 285 千

版次：1994 年 8 月第 1 版

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 000

ISBN7-80607-001-X/I·2

定价：11.00 元

序 言

该书著者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。她是满清正白旗裕庚的女儿。裕庚是当时满清官员中最具进步思想的激进官员之一。他早年从军，曾参加过与太平军及在台湾与法国军的战斗。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升任为候补四品京堂，后出任驻日本大臣。1898年进入总理衙门。1899年他又出任驻法国大臣，在法国留任四年。在当时满清政府极端保守和反动的那一段时期，裕庚进行了不懈的改革，他在组织中国新的邮政服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在改进新的税收体系及陆海军现代化方面遭到失败。他于1905年去世。

裕庚的进步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上。当得知他的女儿在接受外国人的教育时，一些满清上层官员怀疑他“洋化”，是个革命分子，但他毫不畏惧。他的女儿早期在一个教会学校学习，后又到法国深造。在法国本书的著者完成了学业，并走上社会。回到中国后，她做为慈禧太后的第一侍从女官，在清廷服务，并得以接触到很多清廷内发生的事情内幕，她能有机会观察并体验了统治中国如此之久的慈禧太后的性格，从新的视角为后人对慈禧太后进行了记述与评价。

在她离任去照顾正在上海生病的父亲之后，德龄结束了与清廷的联系。她在1907年5月21日与美国人撒迪厄斯·怀特先生结婚。应亲友的要求和催促，她答应以文学的形式把

她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公诸于众。在她的记述中，把慈禧太后、这位著名的中国妇女，她的性格、生活习惯等，都从这个同族妇女的角度，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出来。

托马斯·米拉德

1911年7月24日 上海

她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公诸于众。在她的记述中，把慈禧太后、这位著名的中国妇女，她的性格、生活习惯等，都从这个同族妇女的角度，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出来。

托马斯·米拉德

1911年7月24日 上海

目 录

一	回国.....	(1)
二	宫中的第一天.....	(6)
三	御剧场.....	(12)
四	和太后同餐.....	(19)
五	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.....	(24)
六	做了太后的侍从.....	(28)
七	宫中的插曲.....	(37)
八	宫眷们.....	(49)
九	光绪皇帝.....	(58)
十	温雅可亲的皇后.....	(69)
十一	我们的新装.....	(81)
十二	太后和康格夫人.....	(90)
十三	给太后画像和照相.....	(106)
十四	皇上的生日.....	(124)
十五	秋天.....	(137)
十六	太后万寿.....	(146)
十七	禁宫.....	(157)
十八	新年前后.....	(165)
十九	悲愤中话义和团.....	(173)
二十	结束了二年的宫中生活.....	(182)

一、回 国

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。四年的任期满了，他就带着家属、随员、仆人等共 55 人，在 1903 年 1 月 2 日到达上海。船刚靠岸的时候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，这时候单是我们这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，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好好地照料。照过去的经验，我们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，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依靠的，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，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担负了。的确，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，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、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。

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，上海道和属员们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。上海道对我父亲说，他已经预备好，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所在。但是我父亲婉言谢绝了，并且告诉他，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打过电报给密采里饭店，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，准备一切等候我们到来。所以要这样，就因为 1895 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，曾经在天后宫住过，知道里面的情形，不愿再作第二次的尝试。天后宫原是一个壮丽的地方，可是因为年久失修，使它显得破落不堪了。照中国的规矩，当大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当地的官府就为他预备好住所，并且供给一切食品。在大官方面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往往不加拒绝；但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

绝他们的好意。

最后，我们终于平安地到了密采里饭店。在那里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，是催他立刻进京的。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，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衰弱，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。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，说明等北河一开冻，立刻乘第一只汽船赶到天津。

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，26日到天津。照例又有一班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。

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，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，那就是：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，他就得上岸举行“请圣安”的仪式。这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，当地的地方是没有资格来主持的。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，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，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，请我父亲就去请圣安。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了最庄严的礼服——龙袍、朝珠、孔雀毛、珊瑚顶，立刻往万寿宫出发；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。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。在这庙，或者说殿的后部，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，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，上面写着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已先到了。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，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。不一会，我父亲进来了，就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，说道：

“啊哈，请圣安。”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否，袁世凯答道：

“他们都很好。”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。

在天津耽搁了三天，我们就在29日那天到北京。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，得到太后的允许，请了四个月假，预

备好好调养一下。

在我们去巴黎之前，原已造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，可是在1900年拳民之乱时被烧毁了，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，所以现在只得租了一所中国房子，暂时安顿下来。

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全新的，我们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，但经过巧妙地设计和修饰后，这一所旧屋就变成一所精美西式房屋了。所谓“西式”，不过是说外观象西式罢了，至于房屋的结构、走廊、庭院、门窗等的式样，还是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气味。这宅子，就象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，有着一一种潇洒的风格。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，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。在这所费了多少时间、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里，我们只住了四天，这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遗憾。不过，做一个中国的大官，真不知有多少磨折要你忍受呢，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

我已说过，北京的屋子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，并且占地很大，我们从前那所屋子，当然也不能例外。它是一丛16幢的平房，大小房间共有175间，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，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，使你能走遍全屋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。读者或许要奇怪：我们要那许多房子来有什么用处？但是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，还有多少的随员、仆人、马夫和轿夫，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地就找着它们的主顾。

屋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，那里有小小的池塘，养着金鱼，开着荷花，架着小桥，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。在那池塘间的小径两旁，各式的花卉玲巧地排列在花圃里。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，正是1899年的6月，整个花园变成了“花”的世界，看见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赞叹。

现在，在北京既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不知道住在

什么地方才好，所以在天津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打电报给他的朋友，托他们找一所房子。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，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——实在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所在，是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，也是李鸿章寿终的地方。李鸿章死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没有人敢住，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迷信的，他们相信这屋子里有鬼怪，谁住在这里就会遭遇到不幸。就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，也有不少极相好的朋友劝阻我们。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舒服的安顿下来了，丝毫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屋子被毁这一点来看，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。屋子被毁所受的损失，我们是永远不能恢复了，因为我父亲是政府要员，以政府要员的地位而要为自己的财产打算，似乎是一种不很光荣的事。

1903年3月1日，庆王和他儿子来看我们，并说太后立刻要见我母亲、妹妹和我自己，希望我们翌晨六时前到达万寿山。我母亲就告诉庆王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直穿西装的，现在要见太后当然应该穿着满洲服装。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旗装。庆王连说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也想到这一点已征求过太后的意思。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西装去，因为她也很想藉此知道些外国人的装束。为了选择服装，我们姊妹俩讨论了许多的时候。我妹妹希望穿淡蓝色的绒袍，因为她向来最喜欢那种颜色，我们姊妹俩的服装，从小就由母亲选择得一样的。可是这一次，我说我愿意穿一件红袍，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。我们戴了鲜艳的红帽，那上面还插着美丽的羽毛，同时为了使色泽调和，我们还选了红的鞋袜，我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长袍，镶着淡紫的边，戴着黑绒大帽，上面插着雪白的长羽毛。

我们是住在城的中心，离万寿山大约有36里，而惟一可

代步的东西是轿子。所以，为了要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到达万寿山，我们在3点钟的时候就出发了。在这以前，我们从没有进过宫，所以庆王带来的消息着实使我们激动。我们时时在留意着：我们的装束是否好看，我们能否准时抵宫。在我一生中，几乎时时刻刻在梦想着宫庭里的华丽和庄严，渴望着能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是生活在外国的。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们姊妹俩生下的时候，我父亲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满洲籍儿童中，所以一直等到我们从巴黎回来，太后才知道我父亲已有了两个女儿。后来我父亲告诉我，他所以不把我们的名字报入，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们，而让我们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；并且照满洲规矩，官员的女儿到了14岁就得进宫，可能被选作宫妃——我们的太后当时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。我们的父母都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，不希望我们被选作宫妃。

就在那天早晨3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在漆黑的夜里，乘了轿子出发。行这样长的路程，须有两班轿夫更替，所以三乘轿子共有24个轿夫，另外，每一轿子前面还有一个领班轿夫。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分别保护三乘轿，每乘轿子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侍从。轿子后面跟着一辆大车，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。我们这一大队共有45人，9匹马，3辆车。黑夜笼罩着大地，万物都甜睡着，除了轿夫的喝道声和马蹄得得声外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对于一个没有坐过轿子的读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，因为你必须静静地坐得笔直，否则轿子就有翻身的可能。这确是一个长途旅行，当我们进宫的时候，我感到非常疲倦。

二、宫中的第一天

经过了全程的一半，我们就到了城门口，当我们发现城门早已大开着，不觉惊异万分，因为照平时的规矩，每夜7时就要关城门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开。我们就问看门人为什么今天城门开得这样早。他说是上边有命令吩咐开了城门让我们过去。通过城门的时候，这里的官员都穿了礼服向我们行礼。

过了城门，还是黑夜，我默默地回忆着过去生活中的经历。但是那一切和现在这种不平凡的遭遇比起来真是差得远了。我又想象着太后属于怎样一种性格，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是否喜欢？听说太后有意思是留我们在宫中。若真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，并且帮助她把中国的政治来一番革新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非常兴奋。我发誓尽我的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前进富强的国家。当我正在幻想着前途的光明的时候，一道淡红色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升起，这预示今天将是一个好天气。这淡淡的光线渐渐亮起来，使我能够分辨眼前的景物了，于是在我前面，就展开了一派鲜丽的景色。当我们渐渐行近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带高高的红墙，在丛山间高低起伏着，曲曲折折地围住了整个宫庭。围墙和宫殿的顶上，都盖满了黄的、绿的琉璃瓦，在明亮的阳光下构成一幅灿烂的图画。一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，各种式样的塔，最后

到了海淀，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四里。这里的官吏对我们说不久就可以到了，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正在怀疑，也许我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了。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，到处是砖砌的平房，又整齐，又清洁，——中国北部的房子大都是这一种典型。村里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出来看我们的行列。有一个小孩子对另外一个小孩子说：“这些女人都是到宫里去做皇后的”，说得那样有趣，使我忍不住笑起来了。离开海淀不久，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牌楼，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建筑，上面有精致的雕刻。从这里我们第一眼看到颐和园的门，那是在一百码以外。园门一共有三处，中央是一个大门，两旁各有一小门。中央的大门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时候才开。左边的小门正开着，我们的轿子就在门前停下了。在门外有五百码距离的地方，有两所屋子是禁卫军所驻扎的地方。

刚到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许多官员在兴奋地谈论着，有几个跑进门去喊道：“已经到啦！”我们走出轿子的时候，有两个四等太监来迎接我们。这两个太监领了十个小太监，带了太后所赐的黄丝帘，当我们下轿的时候，他们把这帘挂在轿上，这对于我们算是一种极大的光荣。这两个太监恭恭敬敬地站在门的两旁，请我们进去。进了门，我们就到了一个铺着磁砖的大院子，约有二百码见方，里面有许多花台和古松，松树上挂了不少的鸟笼。就在我们经过的那个门的对面，有一排红墙，上面也有三个门。左右两边各有一列矮房子，每列有屋 12 间，是用作接应室的。在院子里，大大小小的官员穿着礼服往来如梭，看来都是在无事忙；这原是中国人的特色。当他们看见我们了，就站住了脚，呆呆地看着。两个太监引我们走进一间房子。这房子大约有 20 英尺见方，很平凡地布置着黑漆的桌椅，上面有红布的垫子。三个窗口都挂着

丝的窗帘。在这里还不到5分钟，就有一个穿得很华丽的太监来对我们说：

“太后有谕请裕太太和小姐们到东边宫里等候。”才听完这句话，那两个先前引导我们的太监就赶紧跪下答道：“是。”各种官员，每当接读圣旨的时候，必须恭恭敬敬跪下，好象真的看到了太后一样。于是他们又叫我们跟着经过另一个左门到了另一个院子；情形大概和前一个院子相仿，只是在这院子的北边有仁寿宫，此外，其他各房间也似乎比前一个院子里的各房间稍稍大些。太监引导我们进入东边的房子。这里美丽地装饰着细雕的花桌和椅子都覆着蓝光缎子，四壁也有相同的装饰，在房子里我数一数有14座不同式样的挂钟。不久，有二个年轻的丫鬟来说，太后正在装饰，叫我们稍等一刻。隔了二个半钟点，太后还没有装饰好；这是中国人的习惯，对于时间的遵守总是很马虎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并不心焦，因为太监时时送来牛奶和各种不同的食品；这都是太后所赐的，还有所赐的金戒指，每人都有，它们都镶着大而又圆的珍珠。一会儿李莲英来了，他是太监的主脑，着了礼服，大概是一位二品红顶的官阶，他戴了孔雀翎，这是唯一可以戴孔雀翎的太监，他又老又丑，满脸的皱纹，却是有很好的态度，他受了太后的命令，送我们每人一个玉的戒指，并且告诉我们太后立刻会接见我们的。我们都很惊奇，太后还没有和我们见面，就已经赐给我们这许多珍贵的东西，从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推想到太后一定是非常和善的。李莲英走后不久，庆王的两个女儿来了。她们向那两个陪着我们的太监道：“她们能说中国话吗？”

我听了不觉暗暗好笑，于是首先对她们说：“自己国里的话我们当然能说，虽然我们还能说好几国的语言。”

她们都惊异地叫道：“啊，多奇怪，她们居然能说得和我们完全一样！”

现在该轮到我们对她们惊异了，因为我们再也不会想到宫中竟有这样无知识的人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宫中的人教育程度是多么的低落！不久有人来说太后已经准备见我们了。于是我们立刻动身。经过了三个与前相仿的庭院后，我们到了一个雄壮华丽的大殿。廊檐上都挂着牛角灯，灯上有红的丝罩，拖着红的绦子，绦子下面挂着美玉。在正殿的两旁，有两间小屋，雕刻极精细，也挂着灯笼。

在正殿的门口，我们碰着一个女人，穿着和庆王的一样的装束，不过在她的珠冠中央多了一只凤。这女子走出来和我们招呼，微笑着我们握手，态度之自然，就是欧洲的贵妇也不过如此。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这就是皇后，光绪皇帝的妻子。她说：

“太后叫我来接你们。”皇后态度温雅有礼，虽然容貌不十分美丽，却使人觉得可爱。忽然听得殿里高声喊道：

“告诉她们立刻进来！”于是我们立刻进殿去。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，穿着黄缎袍，上面绣满了大朵的红牡丹。珠宝挂满了太后的冕，两旁各有珠花，左边有一串珠络，中央有一只最纯粹的美玉制成的凤。绣袍外面是披肩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华丽，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鱼网形的披肩，由3500粒珍珠做成，粒粒如鸟卵般大，又圆又光，而且都是一样的颜色和大小；边缘又镶着美玉的缨络。此外，太后还带着两副珠镯，一副玉镯，和几只宝石戒子，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，戴着三英寸长的金护指，左手两个指头上戴着同样长的玉护指。鞋上也有珠络，中间镶着各色的宝石。

太后看见我们，就起立和我们握手。她动人地微笑着，对

于我们的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异。招呼过我们以后，太后就对我母亲说：“裕太太，我真佩服你，把两个女儿教养得这样好。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，可是她们的中国话说得象我一样；并且她们怎么会那样懂得礼节？”

“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，”我母亲回答，“先教她们念中国书；她们自己也很努力地学习。”

“我真赞成她们的父亲，”太后说，“对他的女儿这样当心，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看着我微笑，并亲了我的两颊，于是对我母亲说：

“我喜欢你的姑娘，希望她们能留在宫中和我作伴。”我们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太后的邀请，并谢了她的恩。太后问了许多关于巴黎的服装的问题，并说希望我们以后常常穿这种服装，因为她在宫中实在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装束。太后特别喜欢路易十五的高跟鞋。当我们正在和太后谈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位贵人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。过了一会，太后对我们说：

“让我来把你们介绍给光绪皇帝，但你们必须称他为‘万岁爷’，对我则称‘老祖宗’。”光绪帝羞涩地和我们握了握手。他身长大约有五呎七吋，相当瘦弱，但是有一副坚毅的表情；高鼻大额，光亮乌黑的大眼，宽阔的嘴，洁白整齐的牙齿，总而言之，他可以算是一个美男子。我发现他似乎有着重重的心事，虽然在我们面前他始终装出一副笑容。

就在这时候，李莲英来了，在大理石的地上跪着报告太后的轿子已经预备好了。太后叫我们和她同到朝堂去，在那里她将接见各部的长官。朝堂离这里不过是5分钟的路程。太后的轿子特别大，由八个穿礼服的太监抬着。李莲英扶着轿在左边走，另有一个二等太监扶着轿在右边走。轿前是4个